

焦家巷六号的夏天

□ 陈其昌

住焦家巷六号,有三十年矣。在那个大院里,我度过了从少年到中年的三十载光阴,相伴的是我的祖母、父母、妹妹、妻子和四个女儿。战胜炎夏,驱除溽暑,记忆犹新。

我的祖父早逝,我的小脚祖母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,一切都得自己拿主张。她在家门口设摊小卖,贴补家用。祖母姓宣,摊桌是娘家的陪嫁物,我记得桌面上还刻有一个“宣”字。小摊卖的是糖果、香烟、火柴、荷兰水等。这荷兰水就是自家做的,先将凉开水装在大盐水瓶中,放入一定色素,后吊到院中深井中凉透,再分装在小玻璃杯中。院内有江文琴先生的私塾,伢子夏天最喜欢的是荷兰水,来一杯,透心凉。

江文琴的私塾设在焦家巷六号,我的大妹、小妹都曾在此就读,识字角、描红、唱歌、讲故事。大院子西南有棵杏树,还有棵榆树,夏日浓荫如盖。东南角有粪缸供小孩方便,西边有口百年老井。江先生与学生约定:只许在树荫下玩,不许到井边转悠。她卧室东有一小巷,有过堂风,夏天学生可轮换坐在那儿乘凉、默记念过的字。一到课间,孩童们打打闹闹地疯

起来,就常常忘乎所以。一次先生正在午休,听说有学生掉进粪缸,她穿着内衣,及时赶来,好在粪水不深,学生弄脏了衣服,她叫大点学生取水来,为该生洗脸擦臂,送他回家换衣服。夏季遇到雷暴雨天气,她怕伤及儿童,全部在课堂内听风声雨声读书声。

焦家巷六号原是孙姓房产,进大门有门庭,过道有南面来的和风,是大院的“避暑胜地”。我因患肺病辍学在家,午觉在过道躺椅上乘凉。大院东边篱笆墙处住着一位卖鱼奶奶。卖鱼奶奶个子不高,仪态较胖,常常身穿蓝色大围裙。卖鱼奶奶心肠好,我午觉醒来,她把一对八鸭送给我,关照我烧汤喝,滋补身体。我收下,交给在人家做保姆的妈妈。近七十年过去了,仍让人难忘。我参加了工作,工资虽微薄,但从此母亲不再去人家做保姆了,祖母也不设摊售货了。

后来我有了四个女儿,祖母去世,父亲退休,我和父母、妻女八口人生活在一起,母亲承担了买菜烧饭等大部分家务活。一家人吃饭,常常是围着一张长方形的矮餐桌,坐的都是“小爬爬”。夏天,没有电风扇,更没有空调、冰箱。母亲烧菜,同样的菜,如韭菜、

苋菜,烧两份,一份中午吃,另一份盛好后,中间拨一个塘,透气,用井水逼在盆中,晚上来吃,菜新鲜不坏。

井水夏凉,派上了大用场。孩子们自制“冰镇”西瓜,上午将西瓜用网兜系于井中,午后提上来,“咔嚓”一下,红瓤黑籽,凉气四溢。家中人多,但孩子们分食有数,决不争抢。吃完西瓜,瓜籽也舍不得扔,洗后晾干,炒着吃,仍是吃得很香。

家中有井,用水方便。傍晚时分,用井水浇透院子,一天的暑气“吱吱”地从砖缝直往上冒,地面立即降温,阵阵凉气袭来。在院子里搁上一张竹床,给孩子们纳凉,直到夜深凉透,孩子们才在我们的催促声中,晃晃悠悠地回房睡觉。我父亲一般睡躺椅,母亲则两条长凳做床,他们用的竹枕至今仍存,时光早已把它打磨得由黄色变为褐色了。

院子里原先只种了树,没有花。妻子从临泽上城工作以后,在朝西的墙根边,种上一长溜花草草,凤仙花、太阳花、美人蕉、晚饭花……虽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草花,但一到夏天,青枝绿叶,姹紫嫣红,很是热闹。特别是牵牛花爬满了山墙,几十支紫色的小喇叭全都打开了,仿佛夏天的早晨就是被它们叫醒的。我的四个女儿曾在牵牛花前有过一张合影,摄影师将她们少年时光的一瞬定格为永恒,连衣褶、蝴蝶结和那些夏日花草一样,青葱美好,拔节生长。

婚生子。修完产假,为没人带小孩发愁。我试着问奶奶,没想到她一口答应。那时的奶奶,已经65岁了。我那时住在学校宿舍,每到周一早上七点左右,奶奶就像上班一样,从七八里外的老家步行,准时来到学校。一直帮我把孩子带到上幼儿园,奶奶才回老家。这期间,奶奶没跟我说过一声累,没要过我一分钱。

后来,我常回家看望奶奶。奶奶总说,乖乖哎,又买这么多东西,不是叫你不要买的嘛,不要把钱瞎花,要攒着点,将来孩子大了,用钱的地方多着呢!你也不要劳神常来看我,我过得好着呢!我每次临走的时候,奶奶照例会将篮子里攒下的鸡蛋,一定要我带上,因为她知道,她宝贝孙女我,最爱吃奶奶家的这个草鸡蛋呢!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奶奶的背开始驼了。原本高大的身材,越来越矮小,以至后来几乎弯着腰拄着拐杖走路。奶奶在将近九十岁的时候,得了老年痴呆症。糊涂时,家里人一个都不认识。一次,我边帮她修剪指甲边问她:“奶奶,我是谁呀?”奶奶笑着说:“你是我的心肝宝贝,红啊!”听了奶奶的话,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热毛巾擦拭身体后,举起扇子又给我扇,直到我再次进入梦乡。三伏天里,父亲就这样一夜夜地守护我,我从来不知他究竟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
我受伤后,性格开朗的父亲,变得忧心忡忡,唯恐我留下后遗症,终生残疾。于是,父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刘先生身上,对他说的每句话都牢记在心,付诸于行。

那时,四邻八村有个头疼脑热的,少有人去医院就诊,全是找赤脚医生治疗,我正骨当然也不例外。我家距刘先生诊所约5公里。对于11岁的我来说,晴天走这点路,还能吃得消,若赶上阴雨天,面对满地的泥泞,实在走不动,但为了使我尽快好起来,父亲严格按照刘先生的安排,每次都如约复诊。夏天的脸说变就变。那天,我和父亲走到半路,刚刚还晴空万里,霎时雷雨大作,父亲担心我摔倒,吃力地将我驮上肩头,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往前走,任凭风吹雨打。

那个暑假,在父亲的悉心护理下,我很快得到康复,同时也感受了父爱如山的伟大。那个我曾一度误解的父亲,其实一直用爱默默呵护着我。



烟火尘埃荤油香

□ 丁鹤军

家乡人把从猪板油和猪花油里提炼出来的油称为荤油,奶奶在世的时候,也习惯称之为大油。一钵子荤油里埋着苦涩,藏着喜悦,是童年舌尖的珍馐美饕,承载着往日岁月几多淳朴的回味。

记忆中,家里每过一段时间,一定是要熬荤油的。熬荤油是家里的一件大事,一件喜事,我始终是这么理解和认为的。

父亲从大街上买回猪板油,清洗干净,切成小块,入锅加一碗清水,翻炒煎熬。我在锅门口帮着添柴烧火,稻草燃烧很旺,锅膛通红,跃动的火苗映红了我喜出望外的脸。猛火高温下,寸丁大小的肥腻肉膘翻滚着、跳跃着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,白白嫩嫩的身子越缩越小,水分蒸发,猪油慢慢溢出,浓浓的荤油香味弥漫了厨房。油渣在锅里漂浮起来的时候,父亲嘱咐我,用火钳压住点火,改用小火慢慢熬制,直至煎变成金光闪烁的油滋渣子。家乡人把猪油熬制后的肉干叫作油滋渣子,是拟声词吧,应该是形容猪油熬制过程中在锅里“滋滋”作响!那色泽金黄、松软脆酥的油滋渣子刚出锅,冒热气,这时候的美味是过时不候、回锅难再。我迫不及待地沾上一块送进嘴里,享受那“咔嚓”一声的脆响,肥而不腻,脆而不涩,一任油流满嘴,芳香四溢。

父亲用铲子沥住油滋渣子,把一缕缕清亮黏稠的荤油撒到搪瓷钵子里,小心翼翼地上盖盖子,放入碗柜,预防蝇虫侵入。父亲热爱生活,勤劳一生,烧一手的好菜。他熬的荤油不仅出油多,且易贮存,到了夏天,也不会有哈喇味。刚熬出锅的荤油是液态的,冷却后,变成了乳白色的结晶体,膏如白雪,状如凝脂。日后的一段时光里,家里就靠这一钵子的荤油,伴随着细水流长的寻常农家人生活。

儿时的一碗荤油拌饭,是极其简单却又鲜香无比的,更是舌尖上的一等享受。用筷子在荤油罐子

天气渐热,准备把空调滤网拆下来擦洗,我把罩衣拿出来套上,叫儿子帮我从后面系带子。儿子一边系一边说,这是什么年代的东西,丑死了。

他母亲走过来,一巴掌拍他脑门上说:“你懂什么,干活不穿这个穿什么!”

儿子囁囁着,不敢吭声了。我望着镜子里穿着罩衣的自己,样子的确有点滑稽。

这件罩衣是母亲在乡下摊头上买的,因为从前往后穿,扎上绑绳,又叫“倒扎扎”,买回来后母亲嫌原来的带子短,又接了一节布带,但颜色与原来的有偏差,所以有点不伦不类。

罩衣多用于洗衣做饭、打扫房屋时穿,罩在外面既可以保证外衣的干净,又避免衣服不小心刮破,非常实用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冬天,母亲总会在我的棉袄外面套一个“倒扎扎”。小孩皮得很,冬天的厚衣服又不能经常洗,所以周围的小孩子身上都有五颜六色的“倒扎扎”,如果哪个小孩没有,倒是会被人说这家母亲不会持家,大冬天的,小孩连个“倒扎扎”也不晓得穿。

在常人眼中,罩衣自然跟时髦、流行、有范儿不搭界,却是寻常百姓的偏爱。柴米油盐、家务琐事,平头百姓们在烟火尘世中忙碌奔波,在厨灶锅碗间烹煮煎熬,沾污染垢是常事。

虽然跟过去相比,生活水平提升了很多,但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

里挖上一坨油,放在热气腾腾的米饭中轻轻搅拌,融化的荤油包裹着粒粒米饭,珠圆玉润,晶莹剔透。再浇淋上几滴酱油,白亮亮的米饭便增添了些许红褐色的光泽。酱油咸鲜,猪油味甘,米饭香糯,不需要增添任何菜肴,一碗米饭很快一扫而光,意犹未尽,咂嘴舔唇。

农忙季节,无暇顾及生火做饭,奶奶就用荤油来冲“神仙汤”。所谓“神仙汤”,就是先把荤油、酱油、味精倒入碗里,开水一冲,再撒上点剁碎了的蒜苗叶子,一碗鲜香美味的汤菜就做好了。“神仙汤”里的灵魂就是荤油,没有荤油,味道当然要差一截。我小时候吃过多

次,那是余味无穷的美味佳肴。高邮籍老乡朱国斌,曾服役63军188师,退伍后返回第二故乡太原做钢材生意。他是菱塘回族乡人,但不是回民,一日无肉不欢。他烧菜用的食材特别,在现代人讲究养生的年代,痴心不改,坚持用料荤油。他掌勺做饭,邀请我去吃老家的淮扬菜。初尝一口,儿时熟悉的味道又久违地荡漾在舌尖。那独特的味道,是植物油无可比拟的,让我胃口大开,唇齿留香。

今年春节,我不慎摔了一跤,手术后在家静养。20多年的军旅生活,吃住在营区;转业后,单位距家也在5公里之外,一直以来,我已习惯吃在食堂,少有自己开火做饭。按下暂停键宅于家,却为一日三餐愁眉苦脸。国斌平日子里大大咧咧,但人粗心细,特意为我熬了一罐子荤油送到家来。烧个菜,下个面,挑上一坨荤油,快捷方便,香味诱惑着食欲,自得其乐。小小的一罐子荤油,满载着战友的一份深情厚谊,让我感受着生活的阳光、人间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。

感怀年少的时光,笑中有泪,苦中有乐。运去的日子里融化着荤油的醇香,氤氲着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,更让我想起远去亲人的忙碌身影……

罩衣之美

□ 韦浩浩

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生活理念是根深蒂固的,《朱子家训》曰: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”保护身上的衣物,减少浆洗的次数,罩衣功不可没。

小小罩衣,亦见人品。一天,我去拜访一位领导,到了领导家里,见他也穿着罩衣,正在院子里挪动一只大花盆。他的夫人在一旁埋怨:“这么大这么重的花盆,他自己就搬到墙台上,说也不听,你说要是闪着腰怎么弄,还血压高!”

我上前帮忙,领导却连忙说:“你不要把身上弄脏了,先去喝茶,我马上来。”我有点尴尬,只能待在旁边,几次想上前搭手,都被他拒绝了。

等领导忙完了,洗过手脱去罩衣,我才发现他穿着一件很朴素的夹克衫,裤子像是他夫人自己做的。他看出了我的疑惑,和蔼地笑着说:“做什么事穿什么衣,旧衣服也怕脏嘛,弄脏了,老太婆又要多嘴了。”

我向他汇报工作上的一些得失,言语之间难免不平,老领导静听我说完,微笑着说:“来,喝口茶。”我喝了口茶,平复了一下心情。老领导指着脱下来的罩衣,意味深长地说:“身上的罩衣要穿到‘里面’,再怎么脏乱的环境,也不要担心了。”

我一怔,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
弟弟出生后,我越来越感到长辈们不爱我了,尤其父亲,忙完农活回来,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嘘寒问暖,而是满面春风地抱着襁褓中的弟弟,心肝宝贝唠叨个没完,听着就来气。那段时间,失宠的我,不愿待在家里,天天四处玩耍。

那天,我丢下碗筷,刚跑过村口不远,见堂妹站在一棵碗口粗的高大槐树下,不停地仰望。好奇心驱使,我赶紧凑了过去。绿树荫浓间,藏着个鸟窝,幼鸟伸着毛茸茸的脑袋,煞是讨人喜爱。看着堂妹欢喜的模样,我猜她是想饲养的。没等堂妹吩咐,我立即甩掉鞋子,“呸,呸”地往手上吐了口水,像一只猴子,双手搂着树,手攀脚蹬,“噌,噌”几下爬到了树杈上。堂妹不时拍手叫好。听着,我威风极了,任凭强劲的风儿吹得满树婆娑,我全然不顾,继续往上爬。我摇摇晃晃,欲接近鸟窝时,“咔嚓”一声树枝断裂,我摔了下去。

等我苏醒过来,发现躺在赤脚医生大伯家。被吓得脸色苍白的父亲,像丢了魂似的,手足无措地看着我。我听到,母亲的哭泣声和围观人群七嘴八舌的议论声。大伯见我痛苦

父爱包裹的暑假

□ 马晓炜

地睁开眼睛,长长出了口气:“娃命大,多亏前几天下雨,地面软塌塌的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上天眷顾,虽然我没被摔死,但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,右臂骨折。大伯清理我伤口的工夫,扭头对呆若木鸡的父亲说:“赶紧请正骨的刘先生来,给娃胳膊接好,误不得!”在我心目中高大伟岸的父亲,在弟弟面前东颠颠的父亲,好像如梦初醒,跌跌撞撞出了门。

我右臂被刘先生用木板和布条五花大绑固定后,父亲小心翼翼地把我抱回了家。倘若没记错,从弟弟出生,父亲还是第一次抱我,那种感觉很体贴,体贴得我不想挣脱,只想陶醉其中。

夏日炎炎,戴着汗唧唧的夹板,甬提多难受了。吃饭、洗澡、穿衣等,全依赖父母。特别到了晚上,汗渍伴着疼痛,我根本无法入睡,父亲举着蒲扇,一下又一下,给扇个不停,直到我睡着。半夜里,我被热醒,父亲给我用